

## 基于二元分化视角下传统武术之何以可为

朱金铭<sup>1</sup> 陈仁杰<sup>1</sup> 万杰<sup>2</sup>

1 富顺安和实验学校, 四川 自贡 643000

2 四川工商学院, 四川 眉山 620010

**[摘要]** 运用文献资料法、实地调查法、亲身体悟法、逻辑分析法以现代传统武术的发展困境为对象, 针对社会对传统武术式微的看法进行社会学、传播学和认知心理学分析, 得出现代传统武术在社会适应下演化出本身的二元性导致文化和技击的纠葛, 传武者的武德武行、习武者的传承路径、观武者的社会认同皆是中国武术作为一个负熵体发展过程中的自我熵增, 影响着武术的社会传播与认同, 武术从文化与技击上应当建立自身的现实界限和区隔。武术发展应遵循“普大众, 精小众”, 形成以大众化套路习练与文化认知的相互促进为主, 以少数武术精英的技击研修为辅的双轨并行之路径, 从而形塑中华民族对自身传统武术文化的认同感。使得中国传统武术这一优秀传统文化负熵系统建立以耗散结构为底层逻辑的开放系统达到从内减缓熵增, 从外吸纳负熵, 保持武术的活态化发展。

**[关键词]** 传统武术; 武术文化; 技击; 熵增

DOI: 10.33142/fme.v3i1.5700

中图分类号: G852

文献标识码: A

## What can Traditional Martial Art Do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ual Differentiation

ZHU Jinming<sup>1</sup>, CHEN Renjie<sup>1</sup>, WAN Jie<sup>2</sup>

1 Fushun Anhe Experimental School, Zigong, Sichuan, 643000, China

2 Sichuan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 Meishan, Sichuan, 620010, China

**Abstract:** Using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field investigation, pro body understanding and logical analysis, taking the development dilemma of modern traditional Martial Art as the object, this paper makes sociological, 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ve psychological analysis on the social view of the decline of traditional Martial Art, and comes to the conclusion that modern traditional Martial Art has evolved its own duality under social adaptation, resulting in the entanglement between culture and attack. The martial ethics and conduct of martial arts preachers, the inheritance path of martial arts practitioners and the social identity of martial arts viewers are the self entropy increase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artial arts as a negative entropy body, which affects the social communication and identity of martial arts. Martial arts should establish its own realistic boundaries and distinctions from culture and attack. The development of Martial Art should follow the principle of "popularizing the public and refining the minority", and form a two track parallel path based on the mutual promotion of popular routine practice and cultural cognition, supplemented by the martial arts elite's martial arts research and training, so as to shape the Chinese nation's sense of identity with its own traditional Martial Art culture. Make the negative entropy system of Chinese traditional Martial Art, an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establish an open system with dissipative structure as the bottom logic, so as to slow down the entropy increase from the inside, absorb the negative entropy from the outside, and maintain the dynamic development of Martial Art.

**Keywords:** traditional Martial Art; Martial Art culture; attack; entropy increase

### 引言

自明清以降,肇始于拳种之形成的传统武术得以在神州大地百花齐放,起于生存实践,融通各家文化,创设天人合一之通感,由术至道发展理应一路顺遂之武术,然则历经至当代,回眸传统武术之路径可谓是崎岖险阻、数经波折。前有两次国考与游艺会之溃败,后有源于技击之辩的“土洋之争”,尤以后者不啻于对传统武术发展中削足适履与争进奥运的集体反思。虽国家大力推行武术进校园、一校一拳等一系列武术传承路径,然社会氛围仍置身于众多武术“大师”导致的异化发展之下。武术现代化嬗变过程中若无正本清源之魄力,即使再好的保护和传承都难以

改变人们对武术有失偏颇之看法。

### 1 现代传统武术传播下的乌合之众

当代存在的“传武大师”和观武看客皆为武术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特殊群体,由于武术主流权威信息的缺位,前者借助多元化平台利用大众对中国武术的传统崇拜,妄自滥用与表现武术传统术语之意象,以包装后的现实对抗来神化中国武术的技击,错用传销台词以当学术术语。而后者则通过徐晓东的太极拳打假事件转而疯狂攻击太极拳的技击真实性进而扩大为中华传统武术到底能不能“打”和能不能“比试”的诘问,使之成为武术“练为看”和“练为战”的之间的辩证<sup>[1]</sup>。尚且不论跨界比武的非体

育性，此亦反映出大众眼中武术依旧是“单向度”的“技击中心观”<sup>[2]</sup>，这两者实为武术套路与技击比赛，本是竞技武术自身两个发展主体的各自特点，以致异化的工具理性思维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传统武术文化传播的效果，有学者认为乱象本质是社会基层习武的个体失调与行为越轨以致社会武术发展的失序<sup>[3]</sup>，亦有学者认为中国武术需要文化主体性之重塑<sup>[4]</sup>与价值体系之重构<sup>[5]</sup>，究其根本在于武术之界限与区隔并不清晰，具体在于传统武术现实与神话之间的界限，套路练习与技击实战之间的区隔，以及武术文化传播的滞后。

### 1.1 传统武术传播下“传武大师”的狂欢

闫芳之流被网友戏谑为“传武四大天王”，是以商业利益为出发点，包装造假制造噱头以期博眼球收割大众流量，不断形塑武术的魔幻色彩。其目的和武术影视传媒是完全不同的，前者是欺瞒大众神化自我，后者则为艺术表现形式。神化武术效果并裹挟人们对健康日益增长的渴求，从而吸引了一大波的拥趸。由徐晓东引发的“打假事件”揭露了武术界内部由于系统性理论研究含混（似是而非的灰色地带滋生的江湖概念）进而催生的诸多乱象<sup>[6]</sup>，但靠着舆论和冲突并不能帮助传统武术自我净化和修正，反而就“能不能打？”这一观点造成传统武术和现代搏击的对立。而传统武术在现代社会中还未找准自身的发展路径，就突然被抓了典型，少数搏击投机分子希望通过“打”来达到贬武利己的目的，然“纳什均衡”认为博弈双方皆以利己的目的出发，结果只会损人不利己亦不利他从而因此陷入“囚徒困境”。“打”的目的不在于证明假的有多假，而是揭露真相展现真东西，是一种去伪存真的过程，故而邱丕相、杨建营先生在学术对话录中提到：“徐晓东说的也有对的，吹我就打你！武术界需要愣头青来揭穿皇帝的新衣。”<sup>[5]</sup>传统武术中一部分技击泡沫被戳破，那下一个又该是谁呢？从熵增定律上讲，恶俗的炒作和低级热度这些信息熵的膨胀只会让传统武术在新时代中被加速消费殆尽。

### 1.2 传统武术传播下“观武看客”的狂热

鲁迅曾言：“看客永远不会消失”。大数据时代下的碎片化信息社会，各类新兴媒体打破传统主流媒体的舆论主导地位，多元化的传播态势造就信息时代的“后真相”现象。大众从一开始的惊讶、被忽悠到狂热再到后期打假的愤懑，不啻暴露出如今武术界魑魅魍魉横行的现状，也致使大众对传统武术失望。这种失望在一部分理性的思维上只是认为个别疥疮影响了武术的发展，而在另一部分看客心态的人眼中则是传统武术该是“舞术”的极端论调，这就出现了“后真相”的主观意识宣泄，呈现了个人情感、理念凌驾于客观事实碎片化传播。而这些看法正如病毒一般侵入每一个观看者的思维之中，随着手机视频的投放和点击播放量的攀升，没有辨别能力的人们无从判断事情的

真伪，被评论的情绪所裹挟，这些禁不起推敲的技术和观点都能轻而易举得到普遍赞同，甚至包括自身本有高度理性思维的人。这表明在当前“后真相”舆论传播环境中，传播主体并非完全建立在对真相的探寻上，而是更基于个人对事件的情感表达。<sup>[6]</sup>传统武术形象因此“污名化”，民众因而产生的文化偏见在一定时空域中将难以消弭。

武术从古至今发展过程中存在充满神秘气息的传承习练路径使得武术在历代文人笔下寄托了自己所向往的大自由。《自私的基因》中提到“模因”的概念，指的是文化得以延续的最小单位，而人们对武的执念应该是根植于内心所向往的大自在境界，大自在则通过各种文学资料、视频图像成为每一个武者心中的“模因”来源，这造成一些伪科学的武术招数也能被人当真，而当幻想被证伪而破灭的时候，那便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决绝，就会恼羞成怒的成为极端贬武者的一员，因为他们追求和相信的从来不是真相和理性，而是偏执和狂热。

## 2 传统武术发展的二元性分化与统一

武术的本质是技击，但是中国武术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础的技击，现代中国武术发展的趋势是武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而进行大众化和国际化的传播。阮纪正先生指出：“中国传统武术却是作为一种求生保命的综合实用技术，其社会基础是现实生活的伦常日用”与“条件约定好的技能较量跟紧急避险时的肢体打斗”并不一致，并进一步指出武术“是基于生命自保的冲突和应对，其方法是在不确定的条件下并不对等的多个层面和多种变量的综合博弈，任务是防身护体，制人取胜。”<sup>[7]</sup>从社会适应性角度上看，中国武术主体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以强身健体为主，表演为辅，强调习武先习德，提升个人修为境界和自主防御，这是目前武术在社会中发展的主流趋势。还有一种则是以杀伤为主，有特定招式和相应步伐以及训练方法，一部分逐渐适应擂台规则演化现代散打竞技类武术，难适应的另一部分则逐步退出历史舞台随着师徒传承的断绝而失传。概言之，事物发展会随着社会发展的程度和社会发展的需要而变化，在文化自信的大背景下大力弘扬和突出武术的文化和健体教育功能是时代的选择和必然的结果。

### 2.1 文化与技击的分化——社会适应与价值定位

研武者多偏爱研究武术文化的内核和外延。例如武术文化的三圈层：精神、制度、器物，对于武术的技击则研究甚少。主要是存在三个原因：一是我国社会发展的阶段性表现：“欧风美雨”、“韩流日造”等域外文化潜移默化的渗入。潘洪林教授指出：“西方学界片面强调科技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对立性，并且赋予了西方价值理性先天合理性”，借经济全球化之名以其自身价值理性为工具行侵略扩张之实。因此我国亟需建立属于自己的文化主体性地位，因而提出文化自觉、自信、自强。武术作为极具代表性的

民族文化符号在提升国家形象和展示文化底蕴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逐渐弱化其技击的方面而强化其蕴含的中华民族文化方面的内容。二是中西方不同身体哲学范式下衍生的不同体育观<sup>[8]</sup>,中国武术之“文武兼济”与西方搏击之“重武轻文”间的迥然异趣<sup>[9]</sup>。西方善于技击动作研究的科学性分析,而东方文化中莫向外求的“内倾性”和身心不二的“整体性”造就的“视身如物”与“贵己重身”特点是中国古代身体观的核心<sup>[10]</sup>,若采用更加合理和科学的剖析必然导致传统武术动作和习练方式的改变,故从保护传统武术的本真性和文化性出发,传武的技击研究自然不可全以过度工具理性的西方体育科学范式去深究,此源于传统武术自身属性的多元化交融(技击作为传统武术的外显层,内核始于儒、释、道等传统文化基因),保证其本真性在于避免内外剥离对武术文化基因的篡改。三是规则下技击实战的鸡肋性与跨界格斗的非体育性,传武实战无法适应现代搏击的规则,故而跨界格斗是对体育公平精神之亵渎<sup>[11]</sup>。现代散打脱胎于传统武术,但是竞技武术与传统武术实则走向两条不同的道路。既然有以“练为看”为主的竞技套路和以“练为战”为主的技击散打组成了竞技武术,那么“练为健”<sup>[12]</sup>为主的传统武术则应该扎根于民间,通过非遗传承形式进入校园、社区从而发挥其弘扬中华文化展示中华儿女体育风采的根本性任务。

## 2.2 文化与技击的统一——具身化套路练习下的身体隐喻认知

西方具身化的身体隐喻认知结合东方传统具象化思维构建出的心身一元论为哲学基础的思维发展新路径符合传统武术中由武入道的境界追求,也为武术的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传统武术作为文化体育运动,传统套路则是辅助理解文化的实践路径。从具身认知理论上,武术研习是一种具身化的认知过程,通过身体的反复练习,从动作的艰涩到熟悉再到精通,理解从无到有再到升华,皆为习练者生理体验与心理状态之间的映射,人体则是这两者的耦合通道,使其有着强烈的交互联系。类似方位隐喻、身体隐喻在众多武术派别中比比皆是,目的是使用相关性极强的事物和现象从而建立起正确的动作向导。以此知悉无论是“口传心授”的师徒传承还是通过文献记载的招式拳理都是辅助构建起习练者这一主体在具身练习到身心体悟之间的正确通道。

传统套路讲究形神兼备,“手眼身法步、精神气力功”是眼到手到心到的形而上学,讲究的乃是修心。套路练习身处不同的水平阶段、心境、阅历皆是对技法新的时空性理解和诠释,吉登斯曾言:“传统必然要从上一时代继承文化遗产的每一新生代加以再创造,因为并不完全是静态的。”立异与排他本是武术门户成立的初衷,故而门徒弟子皆抱有“学于师而成其己”以光大门户的理想<sup>[13]</sup>。此

时“责任感凝聚为一种行动力,而行动力本身又趋于产生义务”<sup>[14]</sup>,促使习练弟子自我超越的认知加工勾兑出了属于自己的内质表征。

## 3 传统武术未来的发展路径

中国武术发展一直遵循着两条导向路径:“现在一未来”与“现在一过去”<sup>[15]</sup>,前者希望通过学习西方、效仿奥运,从未来发展寻求合法性,后者通过回归传统、推陈出新的方式,以期建立权威化的说服力。从价值取向上看:传统武术的“功能型取向”主要针对健身休闲、弘扬民族文化、凝聚民族精神;“技术型取向”则是表演艺术的高、难、美与格斗技击的快、准、狠。王岗先生指出当前中国武术需要厘清自身的文化样式,从而达到“再发现”的重塑与“再出发”的起航<sup>[16]</sup>,不再仅仅禁锢于“体育形态”,彰显武术价值理性的内在张力,使其多元化发展能更好的全方位服务于“中国梦”的实现。

邱丕相先生根据文化三元结构理论将武术文化划分为主流型的竞技武术、精英型的传统武术和大众型的文化武术。根据传统武术“精于少数,偏于一隅”的特点,传统武术未来的发展可以遵循“普大众,精小众”的大简少精的普及路径,具体表现在传统武术传承以文化认知为主的具身化套路习练,满足大众群体以求强身健体、身心健康的基础性需求,增强大众通过传统武术达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对于少数传统武术精英(如传统武术拳种传承人)而言,除套路习练外精研技击对抗用以提升自身武德修养,追求“知行合一”境界,达到更好传承、创造和分享的文化路线。

### 3.1 正本清源,重塑武德,规训武者——减缓自发性熵增

对于现在传统武术的乱象丛生及“污名化”现象,首先需要从传统武术自身的不正之风着手,为其“正名”。近代以来,习武者的精神信仰与追求在世俗化的“向钱看”和“向厚看”中日渐消散。现如今的“大师”丛生的根本也是为了名利二字,以聚集看客放大事件之影响成就个人之得利,从众心理在群体回复认同中被裹挟浸染以致丧失自我判断,忤逆社会公知良俗,形成对武术歪曲的塑造。如此结果由来已久,自晚清以来,随着传统文明秩序的解体,我国逐步开始了现代性的建构,社会随之步入快速转型的进程之中,其带来的影响涉及到社会的方方面面,作为意识形态的武德在当今社会的弘扬不可避免地与现代性发生关联,难以躲避与现代性的融合与冲突,故而他们看似在摧毁,实则在迎合,摧毁的是传统武术之地位,迎合的是社会关注之利益。因此不仅武术协会要建立健全的武术管理体制和传播形式,完善武术发展协调机制<sup>[2]</sup>,亦要对其内部传统武术传承者和习练者进行武德规训,各地拳种传承人利用门规戒律对本门弟子进行教育,再者个体习武者也要进行自我规训,形成协会一门派一个人的三位

一体的管理形式。武术协会也应推进传统武术拳种的申遗工作,使拳种的发展去伪存真,由暗转明做到野无遗贤,传统武术各拳种派别下习练弟子的登记造册,如果门下弟子出现恃武凌弱、弄虚作假的现象,可以由他人收集证据进行举报,武术协会将直接问责传承人,不仅能进行自我约束和自我修正,亦可以有利于传统武术的活态化发展,符合“内外兼修,知行合一”的中国传统武德文化的价值践行。

### 3.2 建立传统武术的文化场域和社会认同——吸纳外部负熵

在现阶段文化自信语境下传统武术的使命是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载体来传承和发展,武术文化的崛起是文化自信语境下现代化民族精神的集体诉求,是实现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可行途径。根据布迪厄提出的场域概念我们知道在不同“场域”下,主导者以“记忆化和信息化”的形式给予客体认知和行动的信息,以达到下一代继承文化财物或能力。因此传统武术想要获得社会认同,首先需要有一个合理的传统武术发展所需要相应的“场域”,如何建立起传统武术的文化场域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首先需要找到合适的切入点,可以借鉴目前汉服文化的普及,来自于古风歌曲的兴盛再到主播平台的古风式穿搭以及古装剧带来的流量效应,换句话说就是“带货能力”。这个货可以是物质的鞋服,也可以是背后的传统文化。而传统武术作为文化的技击,一样有着丰富的周边:刀枪剑棍、武术服装、武术电影等等,这些武术的周边加之合理的平台推广、建立公众号等方式,联合地方性武术拳种和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进入社区、进入学校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让大众不仅看的见也能摸得着,逐步改善“后真相”时代人们对武术主观认知的偏见以及固化价值观念的转向,重建武术良好的舆论导向。这样在新时代采用新形式,自然由点面向外辐射,从而能从传统的推广模式走到新的发展路径上,实现传统武术文化的“脱域”到“入域”的过程,建立起新的文化空间。

### 3.3 文化认知与技击研修的双轨并行——武术生命体的活态化

传统东方中医的具象化思维与作为西方第二代认知科学的具身心智两者都打破了以往割裂“身”、“心”的二元论之藩篱,提倡身心的一元论这是符合传统武术“身心合一”的哲学思辨。由此为基础来引出传统武术“普大众,精小众”的发展趋势,具体表现在普于大众的社会、社区、学校而精于小众的传统武术非遗传承人及弟子。在校园、社区传承武术的过程中,使用具象化视角引导学习者对武术招式进行物象的构建、预演、判别,并同时动作背后的拳理文化进行阐述,这样传统武术传承以文化认知为主的具身化套路习练,满足大众群体以求强身健体、身心健康的基础性需求,建构大众对中国传统武术乃至整个传统文化的集体民族认同;对于少数传统武术精英(如传统武术拳种传

承人)而言,除套路习练外精研技击对抗用以提升自身武德修养,追求“知行合一”、“天人合一”境界,达到更好传承、创造和分享的文化路线。从而形成以大众具身化套路习练与文化认知相互促进为主,少数武术精英技击研修为辅的双轨并行路径,保持传统武术的活态化发展。

## 4 结语

对于武术人来说,不因外界纷扰而放弃,身在高位依旧坚守,这是武者内化的自我认同和价值体现。在这技术至上的时代,抵御世界对人身体静态单向度的规训,保持传统武术本真的文化独立性,践行“内外兼修,知行合一”的武德武训。目前对于擂台的胜负,观武看客更愿意自我认同归属于现代搏击胜者,而不愿归属传统武术,是对传统武映射下个体曾经“那个我”的否定。符号学角度上看,传统武术发展在自我神化道路上愈行愈远,“打假事件”的产生是其构建的泡沫崩塌导火线,从相关利益者角度上看,打假是一种徐晓东之流基于对自身利益认同的驱使,商业化的传销式武术发展遭致打假的出现是必然性的结果。打击传统武术成为新的“政治”正确,传统武术各流派自身的排他性和内聚性也使得其产生互不交流、相互攻讦的“甩锅式”行为。新媒体时代下,舆论的主体是受众,武术的传播主体依旧是受众,满足受众要求与提升受众武术认知素养才能更好的构建传统武术的传播符号。合理利用武术自媒体平台构建良好的武术舆论场域,实现发声的及时性、主动性、敢言性,形成有效的舆论引导机制。媒介平台提升传统武术文化场域的深度与广度,武术进校园、社区提高传统武术的习练受众参与度,此两者分别经外延和内化两种路径构建传统武术未来的传播路径。从自我否定到自我认同,从文化自卑到文化自信。传统武术之路还需武术人秉承初心齐心协力奋力前行,民间武术当扎根于地域,研武者当毕其功于理论,武术媒体人当基于事实,武术协会当旨于求同存异、协同发展。使得中国传统武术这一优秀传统文化系统建立以耗散结构为底层逻辑的开放系统,消解无用之熵,吸纳优秀负熵,从而在不断损益的演进中形塑中华民族对自身传统武术文化的认同感。

### [参考文献]

- [1]侯胜川.民间武术家视野中的武术之“打”与“比试”[J].南京体育学院学报,2019,2(11):74-80.
- [2]戴国斌,刘祖辉,周延.“锻炼行道,练以成人”:中国求道传统的武术文化实践[J].体育科学,2020,40(2):24-31.
- [3]韩青松,朱东.从个体失调到行为越轨:社会武术发展的失序与回归[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19,43(6):88-95.
- [4]张斌,李臣.新时代中国武术的文化主体性重塑:意蕴、困境及理路[J].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19,11(6):141-150.

- [5] 杨建营. 深陷困境的中华武术的发展之路——邱丕相教授学术对话录[J]. 体育与科学, 2018, 39(4): 18-25.
- [6] 徐丹. "后真相"时代体育突发事件的舆情应对与媒体沟通策略[J]. 体育与科学, 2020(2): 37-42.
- [7] 阮纪正. 至武为文: 中国传统武术文化论稿[M]. 广州: 广州出版社, 2015.
- [8] 唐美彦, 王岗. 身体视角下中国武术与西方体育的差异性比较[J]. 体育科学, 2014, 34(3): 82-87.
- [9] 张再林. 文武兼济与重武轻文——中国武术与西方搏击身体范式的对比[J]. 体育与科学, 2020(3): 36-42.
- [10] 吕俊莉. 身体哲学视域下的中西体育思想比较研究[J]. 体育与科学, 2015, 36(5): 84-88.
- [11] 路云亭. 武术真伪辨: 对 2017-2018 年度武术危机事件的思考[J]. 体育与科学, 2018, 39(5): 25-32.
- [12] 卢桂兵. 变异中的延续: 从"战"到"健"武术文化的功能价值转向[J]. 体育与科学, 2020(2): 105-110.
- [13] 杨国珍, 段丽梅. 亲亲关系之"家"视角下武术门户的文化诠释[J]. 体育与科学, 2020(2): 99-104.
- [14] 本杰明·史华兹. 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M]. 程钢, 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4.
- [15] 吉灿忠, 邱丕相. 演艺性武术的文化力量及其当代路径[J]. 西安体育学院学报, 2013, 30(6): 707-711.
- [16] 王岗, 陈保学, 马文杰. 新时代"文化自信"与中国武术的"再出发"[J].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2018, 41(8): 9-16.

作者简介: 朱金铭(1996-)男, 四川眉山人, 硕士, 中学二级教师, 研究方向: 武术理论与实践研究。